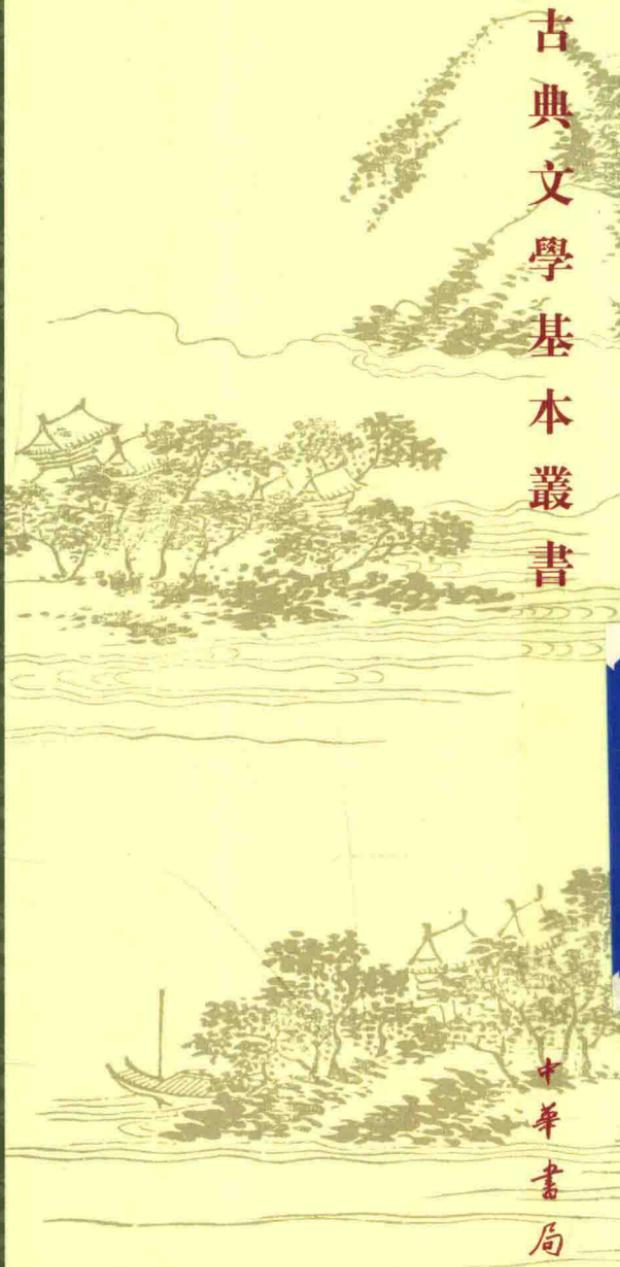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中  
國  
古  
典  
文  
學  
基  
本  
叢  
書

第一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中州集校注

第一册

[金]元好問 編  
張靜 校注

中華書局

## 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州集校注/(金)元好問編;張靜校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8.9
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
ISBN 978-7-101-12921-2

I. 中… II. ①元… ②張… III. 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國—金代 IV. I222.74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68716 號

責任編輯：張 耕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州集校注

(全八冊)

[金]元好問 編

張 靜 校注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· 100% 印張 · 16 插頁 · 3000 千字

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2500 冊 定價: 350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12921-2

教 育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規 劃 項 目  
全 國 高 等 院 校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工 作 委 員 會 項 目  
國 家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專 項 經 費 資 助 項 目

# 前言

一

《中州集》是元好問在金亡之後編纂的金代詩歌總集。全書共十卷，收錄了金朝百年以來二百五十多位詩人的二千餘首詩歌。元好問（一一九〇——一二五七）字裕之，號遺山，秀容（今山西省忻州市）人。正大元年進士，歷官國史院編修、尚書省掾、左司員外郎。金亡不仕，堅守「國亡史作」的信條，以修史為己任，往來於晉冀魯豫各地，采集遺逸，收集史料，於野史亭中「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」，體現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。他還以一代文宗的身份，致力於保存中原文化、延續中華文脈之事業，為此不惜四處奔走呼號，周旋於蒙古權貴與漢人世侯之間，褒獎仁政，宣揚文教，培養後學，體現出強烈的文化使命感。

《中州集》是元好問保存金代史料的重要成果之一。此集編纂始於金哀宗天興二年，主體工作完成於羈管山東期間。元好問自序云：「歲壬辰，予掾東曹，馮內翰子駿、劉鄧州光甫約予為此集。時京師方受圍，危急存亡之際，不暇及也。明年，留滯聊城，杜門深居，頗以翰墨為事，馮、劉之言日往來於心。……乃記憶前輩及交遊諸人之詩，隨即錄之。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，因得合予

所錄者爲一編，目曰《中州集》。嗣有所得，當以甲乙次第之。」此序作於天興二年十月，說明此時《中州集》第一階段的集中編纂工作暫時告一段落。在隨後的十幾年間，元好問又陸續對《中州集》進行增補。元張德輝後序曰：「元遺山先生北渡後，網羅遺逸，首以纂集爲事，歷二十寒暑，僅成卷帙。思欲廣爲流佈，而力有所不足，第束置高閣而已。己酉秋，得真定提學龍山趙侯國寶資藉之，始鋟木以傳。」從天興二年開始，至己酉（蒙古海迷失后元年）借趙振玉資助付梓，前後歷時十七年。這些陸續增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後三卷。與前七卷相比，後三卷呈「兩增一減」的態勢。「兩增」即特意增加了詩人數量，收錄了許多不太知名詩人的作品；特意增加了詩人小傳的篇幅。「一減」就是減少每位詩人的收詩量，八九兩卷中以一首、二首者居多。此外，元好問還采用分類編排的方法，收錄多種類型金代歷史人物的作品。

元好問編纂《中州集》之目的就是爲了保存金源一代文獻。正如其自序所言：「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多爲苦心之士，積日力之久，故其詩往往可傳。兵火散亡，計所存者才什一耳。不總萃之，則將遂湮滅而無聞，爲可惜也。」因篇幅、精力、財力等條件所限，他把搶救和保護的重點放在那些瀕臨散佚消亡的詩作上，如選周昂詩多至一百首、劉迎詩七十首；對當時有別集流傳者則少選；生存者之詩則不選。然而，很多金人別集毀於戰亂，散佚不傳，大量優秀詩歌因無緣進入《中州集》而永遠地消亡了。這在詩歌史上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。今天的讀者想要比較全面地瞭解金詩原貌，像王寂《拙軒集》、趙秉文《滏水集》、元好問《遺山集》、李俊民《莊靖集》、麻革等人《河汾諸老集》等都不可不讀。清人郭元釤

編纂的《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》、吳重蕙匯刻的《九金人集》以及今人薛瑞兆、郭明志編《全金詩》，閻鳳梧、康金聲主編的《全遼金詩》都是收錄金詩比較全面的總集，可供參閱。

## 二

《中州集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斷代詩歌總集，開創了以詩存史、繫以詩人小傳、天干排序、附錄父兄詩等編纂新體例，以及無姑息、存公論的批評態度，為後人提供了模仿的範本，起到很好的示範效應。

### (一) 以詩存史，繫以小傳

在「以詩存史」編撰目的指導下，《中州集》為人選的每位詩人立傳。這些小傳不僅包括字號、籍貫、科第、官職、著述、生平事蹟、文人逸事等，還有詩人詩作評價、金詩源流演變以及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等内容。清人王士禎稱：「元裕之撰《中州集》，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。」《金史》據以作傳者達七十多人，《金史·文藝傳》則主要依據這些小傳寫成。正如詹杭倫教授所言：「其不特為金詩之淵藪，而且為治金史者所必備。」

《中州集》在元初刊行之後，其編纂體例一度成為人們學習模仿的榜樣。元初虞集曾欲仿《中州集》體例，編輯《南州集》，用以表彰江南遺老。《元史》本傳載：「嘗以江左先賢甚衆，其人皆未易知，其學皆

未易言，後生晚進知者鮮矣，欲取太原元好問《中州集》遺意，別爲《南州集》以表彰之，以病目而止。」元末顧瑛編《草堂雅集》也仿效元好問《中州集》。清四庫館臣評曰：「又仿元好問《中州集》例，各爲小傳，亦有僅載字號里居，不及文章行誼者。蓋各據其實，不虛標榜。」可見在元代，元好問編撰詩集繫以小傳的體例，已爲世人所關注。

明人也仿效《中州集》此例。嘉靖年間，岳岱輯錄《今雨瑤華集》，仿《中州集》例。「嘗輯其一時友朋之詩，仿篋中《中州集》之例，序而傳之，曰《今雨瑤華》。」此集雖然只收錄十四家詩，規模不大，却因被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附於岳岱詩後而廣爲流傳。

至清代，對《中州集》的仿效之風又掀高潮。仿效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：

### 一、編選一代總集

明末詩壇元老程嘉燧認識到《中州集》「以詩繫人，以人繫傳」的編纂特點，決定仿《中州集》編明詩總集，可惜集未成而先卒。錢謙益編《列朝詩集》開啟了後人全面仿效《中州集》之先例。其《列朝詩集序》云：「錄詩何始乎？」自孟陽之讀《中州集》始也。孟陽之言曰：「元氏之集詩也，以詩繫人，以人繫傳，中州之詩，亦金源之史也。吾將仿而爲之，吾以采詩，予以史，不亦可乎？」孟陽，程嘉燧字。《列朝詩集》選錄明代兩千多位詩人的詩歌，並附各家小傳。其選詩標準亦如元好問，「間以借詩以存其人者，姑不深論其工拙……使後之觀者有百年世事之悲，不獨論詩而已也」。借詩存人、以詩存史是其編纂目的。

此後，模仿《中州集》體例編纂詩集者層出不窮。清初陳焯編《宋元詩會》一百卷，近效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，遠仿元好問《中州集》，旨在以詩存史。康熙初年，吳之振與呂留良合編《宋詩鈔》，「每集之首繫以小傳，略如元好問《中州集》例，而品評考證，其文加詳」。康熙後期，顧嗣立輯《元詩選》。其《凡例》曰：「元遺山先生《中州集》之選，寓史於詩，而犁然具一代之文獻。錢牧齋先生《列朝詩集》，蓋仿《中州》之例而變通之者也。獨有元之詩闕焉未備，故竊取前人之意，編成十集。非敢效顰遺山，亦以一代文獻所關，不可泯沒云爾。」顧嗣立恐元詩散失泯滅，故仿效元好問例編《元詩選》。

## 二、輯錄地方詩集

清人編輯地方詩集也仿效《中州集》。如清初胡文學、李鄴嗣編輯《甬上耆舊詩》，收錄寧波歷代詩人詩作，體例仿效《中州集》。黃宗羲《李杲堂先生墓誌銘》曰：「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，仿遺山《中州集》例，以詩為經，以傳為緯，集甬上耆舊詩。」乾隆年間盧見曾仿《中州集》體例輯錄《山左詩鈔》，收錄清初山東詩人六百二十餘家，詩作六千多首，人各繫傳。集前自序云：「元遺山《中州集》人列一小傳，欲讀者因其遭際以得其詩之興會所寄……余鈔本朝之詩，即不能每篇盡求其故，而因其人之平生行事，可考見其詩之仿佛，用以上繼遺山諸公之遺，此則區區編是詩之志也。」

有清一代，輯錄地方詩集仿效元好問此例者，還有顧光旭編纂《梁溪詩鈔》、吳定璋編選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、鄭王臣編纂《莆風清籟集》、譚天成輯《增輯唐墅詩存》、阮元輯《淮海英靈集》、鄧顯鶴編《沅湘耆舊集》、資江耆舊集》、伍崇曜輯《楚庭耆舊遺詩》等。

### 三、編選詞集

清人編選詞集也仿此例。朱彝尊所輯《詞綜》仿元好問編《中州集》例，繫以詞人姓氏、籍貫和著作，間附前人評述資料。柯崇樸後序曰：「姓氏之下著其地，爵仕之前序其世，贈謚、稱號、撰述繫之爵仕之後，無所依據者姑闕之。由是先後之次可得而稽，詞人之本末可得而尚論也。間欲窺其寄託，致其抑揚，求如元遺山之《中州集》、錢虞山之《列朝詩集》序例。」

### (二) 以十天干爲序分編

《中州集》開創了以天干爲序的編排方法。將全書分爲十集，從甲集到癸集，以十天干爲序。這一編排方法，也被後人仿效和借鑒。

錢謙益編《列朝詩集》仿元好問此例而略有變通。錢氏所編只四集，始於甲止於丁，而不依《中州集》至癸集。其中深意，錢氏自序曰：「癸，歸也。於卦爲歸藏，時爲冬令。月在癸曰極。丁，丁壯成實也。歲曰強圉。萬物盛於丙，成於丁，茂於戊。於時爲朱明，四十強盛之年也。金鏡未墜，珠囊重理，鴻朗莊嚴，富有日新，天地之心，詩文之運也。」不難看出，錢氏編詩止於丁而不止於癸，寄託了他光復明朝的願望。錢謙益豐富和發展了元好問「詩史」的涵義，把《中州集》「以詩存史」又向前推進了一步。

顧嗣立編《元詩選》完全仿《中州集》之例，以十集分編。其《凡例》曰：「特仿《中州》之例，以十集分編。」嘉慶初年，阮元搜集清代揚州一千六百多人詩作，效《中州集》例，編成《淮海英靈集》。其自序云：

「效遺山《中州》十集之體，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，又以壬集收閨秀、癸集收方外，虛己庚辛以待補錄。」時人李懿曾作《題阮雲臺先生所輯〈淮海英靈集〉後》：「斯文大雅藉扶輪，例仿遺山甲乙陳。品不強分上中下，集猶待補己庚辛。」

### （三）卷首冠御製詩，卷末附父兄詩

元好問編選《中州集》仿照王安石《唐百家詩選》體例，卷首錄顯宗、章宗詩，不入卷數，以示尊貴。又於卷末附錄父兄詩，且以「先大夫」稱其父，不書名諱。這一體例也受到後人推崇，稱其深得儒家君臣人倫之道。

#### 一、卷首冠以御製詩

元好問編《中州集》，在集前冠以帝王御製詩的編排方法，爲後人所仿效。明朱珪編《名跡錄》六卷，將帝王之作單獨置於卷首。《四庫提要》稱：「首誥一篇，御製祭文五篇，璽書七篇，蓋尊帝王之作，不敢與臣庶相雜，雖篇頁無多，而自爲一卷。用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冠以御製兩首，自爲一卷例也。」清陳焯編《宋元詩會》，以帝王詩爲先；顧嗣立編《元詩選》，將文宗和順帝詩置於卷首。無論其數量多少，不與臣屬詩歌相混雜，以彰顯地位尊貴，所仿效的正是《中州集》體例。

#### 二、集後附錄父兄詩

元好問將先父詩作附錄集後，只書「先大夫」，不直標名諱。錢謙益編《列朝詩集》，選其六世祖錢

洪、錢寬詩，稱仿元好問例。云：「謹仿元氏《中州集》錄先大夫東嵒之例，庶幾先世風流，附先哲以不朽。」清人還借元好問此例對直標父之名諱者予以批評。閻若璩《與戴唐器書》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枕中思《明文授讀》必不出黃先生手。果出黃先生手，敢直標其父名曰黃尊素乎？竊以元好問《中州集》選其父德名（明）詩，目曰「先大夫」，不敢標名。憶丘季貞選《淮安詩城》，標其尊人之名曰丘峻孫，爲余懷澹心所寄語，直攻當毀其板，且並追還其已送人間者，無令世謂淮安人不通，丘氏子爲不孝。

閻若璩懷疑《明文授讀》非黃宗羲所作之理由，就是書中直書黃父大名。他舉出元好問目曰「先大夫」爲證，還追憶丘象隨選《淮南詩城》標父名被人指斥事。丘象隨字季貞，曾參與《明史》纂修，又是有名的孝子，歿後入祀鄉賢祠，却因直書父名而遭人恥笑。余懷更是催其毀板、追書，免得毀了淮安人的名聲。可見，元好問書「先大夫」而不直書名諱，爲後人提供了一個範式，不符合此例者，即遭世人譏諷。

《中州集》附錄兄長之詩於集後也爲後人提供了範例。錢謙益附其族弟錢謙貞詩於《列朝詩集》，鄧顯鶴編《沅湘耆舊集》將其兄長鄧顯鵠及侄子鄧琳之詩附於集後，仿效的也是元好問的這一體例。

#### （四）評詩存公論者，尊稱「詩老」

元好問倡導「片善不掩，微類必指」、「有公鑒而無姑息」的品鑒態度。在《中州集》小傳中，元好問辛願爲「溪南詩老」，稱其「敢以是非白黑自任。每讀劉趙雷李張杜王麻諸人之詩，必爲之探源委，發凡

例，解絡脈，審音節，辨清濁，權輕重。片善不掩，微穎必指。如老吏斷獄，文峻網密，絲毫不相貸……至論朋輩中，有公鑒而無姑息者，必以敬之爲稱首」。元好問所謂「詩老」不仅包括評鑒高手，善評詩，存公論，無姑息的意思，而且「溪南詩老」這一稱謂還彰顯一種志同道合、互爲賞識的知己關係。將評詩存公論者尊稱「詩老」也成爲清人仿效的對象。清代先後有錢謙益、全祖望、錢載、王鳴盛等人援引元好問此例。

錢謙益在《列朝詩集》中用「溪南詩老」例謚程嘉燧爲「松圓詩老」。曰：「遺山題中州集後」云：「愛殺溪南辛老子，相從何止十年遲。」世無裕之，又誰知余之論孟陽，非阿私所好者哉！今故援中州之例，謚之曰「松圓詩老」。庶幾千百世而下，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。」表達對程嘉燧選詩評詩的肯定以及互爲知己之情。全祖望用此例稱陳南皋。其《陳南皋墓誌銘》云：「予偶有所作，南皋未嘗不知也。予援遺山「溪南詩老」之例，以推南皋。」錢載援此例稱大學士英廉爲「夢堂詩老」。錢載序英廉詩稿曰：「元遺山與辛愿敬之有溪南詩老之稱，……余之信而題曰「夢堂詩老」。」王鳴盛也用此例稱李果爲詩老。其《長洲李碩夫處士》詩云：「詠歸健筆最嶙峋，短律長歌妙入神。野史亭中如論定，他年詩老屬斯人。」楊知新以此例稱美施國祁。施國祁是元好問詩集的第一個箋注者，著有《元遺山詩集箋注》、《元遺山年譜》。楊知新《夏日雜憶》詩曰：「溪南詩老今辛愿，鎮日吟君幼婦詞。最憶遺山持贈語，相從何止十年遲。」稱施國祁爲當世辛愿。

綜上所述，元好問《中州集》所開創的新體例，自元至清影響了很多人。它不仅爲後人編纂詩集提

供了模仿的範本，在詩歌品評、人物評價等方面都具有示範效應。

### 三

從接受與傳播的角度來看，《中州集》自元代刊行後，受政治因素及文學思潮的影響，關注者並不多。直到明末清初，其史學價值和思想意義才得以顯現。隨着汲古閣的重刊，馮舒、馮班、王士禎等的評點，程嘉燧、錢謙益的效仿，郭元釤的增補，再加上康熙皇帝的高度評價，《中州集》的接受迅速進入高潮。可惜好景不長，伴隨着乾隆皇帝對元好問的貶斥，《中州集》的接受很快跌入低谷，到清中後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。正如胡傳志教授所言：「時代能顯現一部著作的價值，又能埋沒一部著作的價值。這就是《中州集》的命運給我們的啟示。」

#### （一）元明時期的《中州集》接受

元人對《中州集》的接受，除了兩次刊行，以及劉將孫、虞集欲仿《中州集》體例編輯詩集、蘇天爵評詩人小傳外，很少看到其他人的關注與評價。脫脫等史臣撰修《金史》時，雖然大量採用了《中州集》資料，却未標出處，更未予以評價。在元代，《中州集》的接受還處於起步階段。

明人對《中州集》的接受，比元代有所發展。《中州集》在明代先後三次刊行，傳播範圍不斷擴大，受衆漸多。明人筆記、雜著、詩話中開始出現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的評價，說明它已逐漸進入更多文人的學術

視野。但由於明代的民族正統觀以及文壇宗唐風氣的影響，明人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的評價普遍不高。代表人物有李東陽、王世貞、胡應麟等，其觀點如下：

### 一、有句無篇，氣運使然

明人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缺乏全面而客觀的瞭解，評價帶有一定的片面性。如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曰：「《中州集》所載金詩，皆小家數，不過以片語隻字爲奇。求其渾雅正大、可追古作者，殆未之見。元詩大都勝之……意者土宇有廣狹，氣運亦隨之而升降耶？」李東陽認爲《中州集》所收金詩，皆缺乏大家氣象，無渾雅正大之作，只以片語隻言爲奇，有句無篇。究其原因，或因外邦異族統治、地處偏僻以及領土幅員不廣造成。

胡應麟繼承了李東陽的觀點並加以發揮。他在《詩藪》雜編卷六「閨餘」下評論金詩，完全出於求全的心態。自言：「余束髮治詩，上距成周，下迄蒙古，備矣，則金百年內不得獨遺。」胡應麟對金詩的總體評價極低，即完顏氏金朝幾近於無詩。其評曰：「金人一代製作，不過爾爾。」他还將李東陽的觀點具體化：「大抵金人詩纖碎淺弱，無沉逸偉麗之觀。」「大概七言律全篇絕無佳者，遺山集亦然。諸句猶郊方回家僕，小有意耳，然其時不易也。」

郎瑛對李東陽觀點也有所繼承。在《七修類稿》卷二「辨證類」中，他將「馬夏畫」與《中州集》作比。其云：「太宗嘗言：『夏圭、馬遠之畫，乃殘山剩水，宋偏安之物。』今馬、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，所見者，孤峰獨樹，果無重山疊水曲折之妙，真可謂至言。」後加按語，曰：「如《中州集》無全首好者，正詩文

關國運也。」郎瑛評夏、馬之畫，聯想到金代中州詩歌，認為二者皆偏安小家之產物，難有大器之作。國運使然，非人力所能爲。將《中州集》詩歌的風格與疆域範圍聯繫起來，純屬附會之說。況且《中州集》詩歌並不乏句篇俱佳、飽滿大氣、渾雅正大之作。郎瑛所作比况顯屬牽強。

## 二、不出蘇黃，淺而少情

明人評價中州詩歌影響深遠者是王世貞。作爲「後七子」領袖人物，王世貞主張文必秦漢，詩必唐，對宋金元詩歌評價不高。他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缺乏全面深入的瞭解，《藝苑卮言》卷四的評價隨意而武斷。其云：

元裕之好問有《中州集》，皆金人詩也。如宇文太學虛中、蔡丞相松年、蔡太常珪、党承旨懷英、周常山昂、趙尚書秉文、王內翰庭筠，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。要之，直於宋而傷淺，質於元而少情。王世貞認爲，中州詩歌大旨不出蘇黃之外，既缺乏宋詩之深度，又缺少元詩之情感，不能與宋元詩相提並論。這一觀點，被胡應麟所繼承。在《詩藪》卷六，胡氏全文引錄王世貞評語。又於《中州集》詩人佳句後，指出其未脫宋詩之範疇。如評劉迎「客裏簿書慚老子，詩中旗鼓避元戎」一首後，稱「蓋金人雖學蘇、黃，率限籬塹，惟此作近之」。又如：「金人五言古，如党世傑、王仲澤、吳彥高諸人，大抵陶、杜、蘇、黃影響耳。」

## 三、題詠之作，頗具特色

明人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的正面評價不多，可見於楊慎《升庵集》。其卷五七「金人詠物詩」條云：「《中

州集》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：「一片冷沉潭底月，半灣斜卷隴頭雲。」孫鐸詠玉簪花云：「披拂西風如有待，徘徊涼月更多情。」鄭子聃詠酴醿詩云：「玉斧無人解修月，珠裙有意欲留仙。」皆極體物之工。」又有陸深稱讚杜佺《馬嵬道中》一詩為婉麗之作。《儼山續集》卷一八《停驛續錄》曰：「馬嵬坡詩題詠甚多，惟杜佺一首極為婉麗。」

## (二) 清康熙盛讚與《中州集》的接受高潮

明末至乾隆前期，文壇對《中州集》詩歌的評價，一改低調差評為高調好評。這一時期的評價，完全摒棄了明人偏見，肯定金詩清雄豪健之風格特徵。特別是四庫館臣，給出了史上最為公允的評價。這當然與清代的詩歌認識水準、詩壇風氣以及最高統治者的倡導等因素有關。

康熙皇帝對金代文學的重視推動了清人對《中州集》的接受。康熙五十年(一七一一)，郭元釤《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》編成，康熙親為製序刊行。序言對金朝武功文治大加讚譽，肯定了元好問編《中州集》的詩史意義。其曰：「太原元好問撰《中州集》，以人屬詩，以事屬人，後世有詩史之目。」又曰：「朕嘗覽《金史》，多采用好問《中州集》，益信所謂詩史不虛也。」康熙的盛讚，對《中州集》的接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。而「命更加搜緝，凡金人集之斷簡殘篇有可存者，皆令附以入」的明確表態，極大地推動了清人對金代文學的搜集和整理。

郭元釤在《中州集》基礎上增補而成《全金詩》。他廣采旁搜，巨細不遺，詩家數量與收詩總量都有